

秋香亭

明清笔记小说选译丛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任国绪

封面设计：安振家

封面题签：吕观仁

秋 香 亭

Qiu Xiang ting

萧 冰 译注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科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1/32·印张11·插页2·字数 259,600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6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716

定价： 2.40 元

前 言

明清之际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在此阶段中，出现了许多反映古代短篇小说创作突出成就的作品，最为人们熟知的有冯梦龙的“三言”、凌蒙初的“二拍”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。然而，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。因此，要正确地认识这些优秀作品，就应该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去分析研究，放到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评论。这样，我们不但可以找到它出现的前因，而且可以发现它产生的后果，从而对这些作品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，对产生这些作品的文学时期有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了解。

假如我们这样做了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文学现象：一些作家善于借鉴、继承、改造已有的文学作品，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，是某些优秀作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仅就明清两代出现的上述优秀作品而言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没有笔记小说的繁荣，就不会有三言二拍，也不会有《聊斋志异》。这些优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已被人们肯定，但是，为其充当阶梯、提供蓝本的许多笔记作品，往往被忽略，被遗忘，甚而被嗤之以鼻，这是不公道的。不可否认，不论是三言二拍，还是《聊斋志异》，其借鉴的范围是不止于当代和近代的，但作为借鉴的主要方面而言，当代及近代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是从前代继承发展而来的，所以其借鉴的价值更大些。“三言”中有许多作品就取材于当代和前代的笔记；“二拍”中更明显，有许多篇就是以笔记作品为蓝本加以改编的。如“庵内看恶鬼善神，井中识前因后果”，即

由瞿佑笔记《剪灯新话》中“三山福地志”改写而来，“大姊魂游完宿愿，小妹病起续前缘”亦系“金凤钗记”的改写，“宣徽院仕女秋千会，清安寺夫妇笑啼缘”系由李昌祺的“秋千会记”改写而来。《西湖二集》中也有些作品取材于笔记作品，如“寄梅花鬼闹西阁”就直接取材于“寄梅记”。蒲松龄是文言短篇小说的巨匠，可是《聊斋》中的许多作品远者有借鉴六朝志怪、唐宋传奇的，近者也借鉴元明笔记作品的，而且《聊》中有些作品本身仍属笔记，如其中丛残小语式的小品、寓言故事等等。尽管许多优秀作品所借鉴、继承和改造的不止笔记作品，前代和当代相同的和其他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及民间传说，都是可利用的对象，但就其作品的题材、结构、语言、艺术风格等方面而言，都可以程度不同地看到笔记作品的影响。

不同文学（包括艺术）样式之间的影响往往是互相的，因此研究某种文学样式必须将与之相关的样式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这种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。明清笔记与拟话本、传奇、词曲、大书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，研究明清笔记小说是了解认识明清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，更是了解认识明清之际优秀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。基于这种想法，笔者选编了明清笔记小说三十篇，予以白话翻译。这些笔记作品大多是与明清之际的拟话本、戏剧、文言短篇中较有成就者有着不同关系的，把这些笔记作品通俗化，不但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，而且可以为研究与其相关的其他作品提供条件。

这三十篇笔记作品，有些描写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，表达了人民要求社会安定的愿望；有些作品抨击了封建礼教，反映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；有些作品讽刺了社会时弊，歌颂了友谊、忠诚，鞭挞了狡诈虚伪、背信弃义，说明了不同的哲理。这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色，其一是传

奇色彩浓，浪漫主义手法已运用得十分熟练。其二是情节生动曲折，故事性强。其三是结构严谨，叙事有致。其四是语言丰富。这些笔记作品的作者虽多非专事文学创作之人，但却是学问渊博的学者，语言造诣颇深，文学修养甚高，如《阅微草堂》的作者纪昀曾任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；《剪灯新话》的作者瞿佑不但善诗，而且对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词曲等都很有研究；《剪灯余话》的作者李昌祺曾做过翰林院庶吉士，参加过《永乐大典》的纂修工作。他们作品中的语言，不但具有文学性，而且具有学术性，欣赏他们的作品既可以得到艺术享受，又可以获得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。但是，这些作品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，封建的政治观念、思想观念、法律观念、道德伦理观念在作品还时有表现，这些，读者是不难识别的，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。

本书选编明代部分的笔记作品时，参照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《剪灯新话》，此本校注颇精，编者从中得益不少，在此谨致谢意。限于编者水平，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七月于哈尔滨

目 录

前 言	3
秋香亭	1
翠翠传	9
金凤钗记	21
芙蓉屏记	29
琼奴传	39
鸾鸾传	50
渭塘奇遇记	63
联芳楼记	71
秋夕访琵琶亭记	79
牡丹灯记	95
贾云华还魂记	104
滕穆醉游聚景园记	165
奇 婚	174
恶 钱	182
姿芳华	188
陈宝祠	196
李 生	203
邱 生	208
令狐生冥梦录	233
三山福地志	240
雅 赚	249

翠衣国	257
大 言	264
孀姝殊遇	268
田凤翹	301
石郎蓑笠墓	312
程黑二	323
薛见扬	330
奇 狱	335
可 师	340

秋 香 亭

至正间，有商生者，随父宦游姑苏，侨居乌鹊桥，其邻则弘农^①杨氏第也。杨氏乃延祐大诗人浦城公之裔，浦城^②娶于商，其孙女名采采，与生中表兄妹也。浦城已歿，商氏尚存。生少年，气禀清淑，性质温粹，与采采俱在童卯。商氏，即生之祖姑也。每读书之暇，与采采共戏于庭，为商氏所钟爱，尝抚生指采采谓曰：“汝宜益加进修，吾孙女誓不适他族，当令事汝，以续二姓之亲，永以为好也。”女父母乐闻此言，即欲归之，而生严亲以生年幼，恐其怠于学业，请俟他日。生、女因商氏之言，倍相怜爱。数岁，遇中秋月夕，家人会饮沾醉，遂同游于生宅秋香亭上，有二桂树，垂荫婆娑，花方盛开，月色团圆，香气秾馥，生、女私于其下语心焉。是后，女年稍长，不复过宅，每岁节伏腊，仅以兄妹礼见于中堂而已。闺阁深邃，莫能致其情。后一岁，亭前桂花始开，女以折花为名，以碧瑶笺书绝句二首，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，属生继和。诗曰：

秋香亭上桂花芳，几度风吹到绣房。

自恨人生不如树，朝朝肠断屋西墙。

秋香亭上桂花舒，用意殷勤种两株。

愿得他年如此树，锦裁步障护明珠。

生得之，惊喜，遂口占二首，书以奉答，付婢持去。诗曰：

深盟密约两情劳，犹有余香在旧袍。

记得去年携手处，秋香亭上月轮高。

高栽翠柳隔芳园，牢织金笼贮彩鸳。

忽有书来传好语，秋香亭上鹊声喧。

生始慕其色而已，不知其才之若是也，既见二诗，大喜欲狂。但翘首企足，以待结褵之期，不计其他也。女后以多情致疾，恐生不知其眷恋之情，乃以吴绫帕题绝句于上，令婢持以赠生。诗曰：

罗帕薰香病裹头，眼波娇溜满眶秋。

风流不与愁相约，才到风流便有愁。

生感叹再三，未及酬和。适高邮张氏兵起，三吴^③扰乱，生父挈家南归临安，展转会稽、四明以避乱；女家亦北徙金陵。音耗不通者十载。吴元年，国朝混一，道路始通。时生父已歿，独奉母居钱塘故址，遣旧使老苍头往金陵物色之，则女以甲辰年适太原王氏，有子矣。苍头回报，生虽怅然绝望，然终欲一致款曲于女，以导达其情，遂市剪彩花二盞，紫绵脂百饼，遣苍头赍往遗之。恨其负约，不复致书，但以苍头已意，托交亲之故，求一见以觐其情。王氏亦金陵巨室，开彩帛铺于市，适女垂帘独立，见苍头趋起于门，遽呼之曰：“得非商兄家旧人耶？”即命之入，询问动静，颜色惨怛。苍头以二物进，女怪其无书，具述生意以告。女吁嗟抑塞，不能致辞，以酒饌待之。约其明日再来叙话。苍头如命而往，女剪乌丝栏（黑格线的绢素或纸笺），修简遗生曰：

伏承来使，具述前因。天不成全，事多间阻。盖自前朝失政，列郡受兵，大伤小亡，弱肉强食，荐遭祸乱，十载于此。偶获生存，一身非故，东西奔窜，左右逃遁；祖母辞堂，先君捐馆；避终风^④之狂暴，虑行露之沾濡。欲终守前盟，则鳞鸿永绝；欲径行小谅，则沟渎莫知。不幸委身从人，延命度日，顾伶俜之弱质，值屯蹇之衰年，往往对景关情，逢时起恨。虽应酬之际，勉为笑欢；而岑寂之中，不胜伤感。追思旧事，如在昨朝。华翰铭心，佳音属耳。半衾未暖，幽梦难通，一枕才欹，惊魂又散。视容光

之减旧，知憔悴之因郎；怅后会之无由，叹今生之虚度！岂意高明不弃，抚念过深，加沛泽以滂施，回余光以返照，采葑菲之下体，记萝葛之微踪；复致耀首之华，膏唇之饰，衰容顿改，厚惠何施！虽荷恩私，愈增惭愧！而况迩来形销体削，食减心烦，知来日之无多，念此身之如寄。兄若见之，亦当贱恶而弃去，尚何矜恤之有焉！倘恩情未尽，当结伉俪于来生，续婚姻于后世耳！临楮呜咽，悲不能禁，复制五十六字，上渎清览，苟或察其辞而恕其意，使篋扇怀恩，绋袍恋德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也。诗云：

好因缘是恶因缘，只怨干戈不怨天。

两世玉萧犹再合，何时金镜得重圆？

彩鸾舞后肠空断，青雀飞来信不传。

安得神灵如倩女，芳魂容易到君边。

生得书，虽无复致望，犹和其韵以自遣云：

秋香亭上旧因缘，长记中秋半夜天。

鸳枕沁红妆泪湿，凤彩凝碧唾花圆。

断弦无复鸾胶续，旧盒空劳蝶使传。

惟有当时端正月，清光能照两人边。

并其书藏巾笥中，每一览之，辄寝食俱废者累日，盖终不能忘情焉耳。生之友山阳^⑤瞿佑备知其详，既以理谕之，复制《满庭芳》一阙，以著其事。词曰：

月老难凭，星期易阻，御沟红叶^⑥堪烧。辛勤种玉^⑦，拟弄凤凰箫。可惜国香无主，零落尽露蕊烟条。寻春晚，绿阴青子，题鵙已无聊。蓝桥虽不远，世无磨勒^⑧，谁盗红绡？怅欢踪永隔，离恨难消！回首秋香亭上，双桂老，落叶飘飏。相思债，还他未了，肠断可怜宵！

仍记其始末，以附于古今传奇之后。使多情者览之，则章台

柳折。佳人之恨无穷；仪义者闻之，则茅山药^⑨成，侠士之心有在。又安知其终如此而已也！（选自明瞿佑^⑩《剪灯新话》）

题 解

通过描写商生与采采夫妻活活离散的悲剧，反映了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。

注 释

①弘农：郡名，所辖河南洛阳以西至陕县。 ②浦城公：元朝诗人杨载。 ③三吴：指苏州、常州、湖州。 ④终风：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 ⑤山阳：今江苏淮安。 ⑥御沟红叶：指唐于祐红叶题诗故事。宋张实有传奇文《流红记》叙此故事。 ⑦种玉：指杨雍伯种石子而得玉获妻故事，见于《搜神记》。 ⑧世无磨勒，谁盗红绡：磨勒，即唐传奇人物昆仑奴。红绡，被昆仑所救后成为其妻的女子。 ⑨茅山药：故事见唐薛调《无双传》。 ⑩瞿佑，号存斋，字宗吉，生于一三四一年，卒于一四二七年，明钱塘人。洪武中为临安教谕，永乐年间官周王府长史。因诗祸被谪戍保安十年，释后复原职。此篇原名“秋香亭记”。著《剪灯新话》，共四卷。

译 文

至正年间（公元一三四一——一三七〇），有个商生，随父亲到苏州去赴任，寄居在乌鹊桥，他的邻居就是灵宝杨家府第。杨家是元代大诗人杨载的后代，杨载娶妻姓商，他的孙女名叫采采，与商生是中表兄妹。杨载已去世，妻商氏还健在。商生年少，禀受清淑之气，颇具温情洁质，与采采都处于少年时期。商氏，就是商生的祖姑。每逢读书闲暇之时，商生与采采同在庭院相戏嬉，商氏十分喜爱商生，曾抚摸着商生的头指着采采对他说：“你应该好好读书上进，我孙女决不嫁给别人家，一定让她给你当媳妇，以便接续

杨商两家的亲缘，世代相亲。”采采的父母听罢此话很高兴，马上就要把女儿嫁给商生，但商生的父亲认为商生还小，恐怕他荒废了学业，请求暂缓些日子。商生、采采因祖母祖姑之言，更加互相爱恋。几年后，时逢中秋之晚，全家人团聚一处，畅饮尽醉，便一同到商生家秋香亭上游玩赏月。亭前有两棵桂树，枝叶垂荫，树影婆娑多姿，鲜花盛开，月儿正圆，银光遍洒，香气醉人。商生与采采在树荫下窃窃私语，倾诉衷肠。此后，采采长大，不再过商家来，每逢年节祭祀日，才能以兄妹之礼仅仅在中堂相会一面。闺阁幽深，多所不便，商生虽思念采采心切，也不能经常见面一吐情怀。一年后，秋香亭前的桂花刚开，采采以折花为名，以碧瑶纸写绝句二首，令丫环秀香送去交给商生，请他和诗。诗中说：

秋香亭上桂花开，何时香飘绣房来？

自恨人生不如树，日日肠断泪满腮。

秋香亭上桂花放，两棵并作一处香。

但愿他年如此树，如同屏障护鸳鸯。

商生看罢此诗，又惊又喜，随即口吟二首，写在纸上奉答采采，交给丫环带去。诗中说：

桂树之下吐情怀，青梅竹马两无猜。

私语绵绵携手乐，秋香亭上月光白。

多栽翠柳护花房，紧织绣帐待情郎。

必有一日传喜信，秋香亭上迎新娘。

商生原只是爱慕她的美貌而已，不知她还有这般才气，看罢二首诗，欢喜若狂。自此翘首企足，专待婚娶之期，不计其他了。采采后来因为思念商生心切得了病，她担心商生不知道她的眷恋之情，便在吴绫手帕上题绝句一首，让丫环送去赠给商生。诗中说：

病卧床中似火煎，泪洗粉面减容颜。

风流不与愁相约，刚入妙龄便失眠。

商生看罢再三感叹，还未来得及和诗，适遇张士诚兄弟在高邮起兵，苏州一带遭到战乱，商生的父亲挈家带口南归杭州，又展转于会稽、四明一带躲避战乱；采采家也北上迁往金陵。两家十多年音讯不通。吴元年，明朝统一，道路才通畅。这时商生的父亲已去世，他独自一人在钱塘故址奉养母亲居住在那里，派旧日所使的老仆人前往金陵去寻访，才得知采采在甲辰年（公元一三六四）已嫁给了太原姓王的，并已经有了孩子。老仆人回来禀报，商生痛苦绝望，但还是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采采，以表达自己的心情。于是买了剪彩花两匣，紫绵脂一百饼，派老仆人前去相送。因怨恨她背叛婚约，不再写信，仅以仆人自己的意思，托交亲之故，请求见一面以观察她的情色。王氏亦是金陵的大户，在市上开设彩帛铺。这天采采正在门帘下站着，见老仆人在门前欲行又止的样子，便立即招呼他道：“你不是我商兄家的老仆人吗？”随即让他进屋，询问情况，但见老仆人颜色惨淡，十分忧伤。老仆人把两种物品交付给采采，采采怪商生连封信都没有写，老仆人便详细将商生的心意告诉她。采采悲伤叹息，说不出话来，设酒饭款待老仆人，并约他明天再来叙话。次日，老仆人奉命前往，采采剪下信纸，写了封信给商生。信上说：

承蒙你派人来，详述前因。老天不作主来成全我们，好事多阻。自前朝失政，各地遭乱，多有伤亡，弱肉强食，我也遇乱，在此十年。侥幸得生，一身非故，东奔西窜，右躲左藏；祖母去世，父亲亦亡；躲避狂暴的歹人，担心女子的清白遭人玷污。想要永守婚约，又音讯杳然；想要去寻你，又不知你在何处。万般无奈，不幸委身嫁人，勉强度日，可怜我一个弱女子，又值颠沛流离的困苦之年，常常见景思情，遇时起恨。虽然在应酬之际，强作笑颜，而寂寞之时，又伤感万分。回想往事，如在昨天。你

的诗我铭记在心，你的佳音如在耳畔。夜半思君，却恨不能同床共梦；一梦方醒，眼前景又使人魂惊魄散。眼看青春美貌日日衰减，自知这憔悴是因为思念郎君你；愁你我后会无日，叹今生这样虚度！没想到郎君不嫌弃我，对我十分关怀想念，广施恩泽爱恋于我，虽如同回光返照，也足使我倍感欣慰。你不弃我这样一个微贱之人，惦记贱妾之行踪；你又派人送来使我增光的首饰、妆容之品，使我憔悴的容貌顿时改变，焕发一新，这是何等的恩惠啊！然而，虽蒙你厚恩，但我却更加惭愧！而且我近来日益形体消瘦，食欲大减，心烦意乱，心知在世的日子没有多少了，只可怜我这一身仍漂泊在外，寄人篱下。哥哥就是见到我，也会十分厌弃我转身离去的，哪会象现在这样还有什么思念和关怀呢？倘若你我恩情未尽，我们应当来生再结为夫妻，在后世接续婚姻吧！临纸呜咽，悲不能止，又作五十六字小诗，烦你一览，如果能体察我的辞意而原谅我，使日后睹物思人，旧情不忘，即便我死之日，也如同生年一般。诗中的意思是：

好因缘成恶因缘，只怨战乱不怨天。

再世因缘如再合，破镜何时得重圆？

思郎不至空肠断，鸿雁虽至信不传。

怎得魂灵如倩女，死后能够到君边。

商生得到信，虽不再抱任何希望，但仍和了她的诗聊以自慰。诗中说：

秋香亭上订因缘，永记中秋明月天。

闺房思春泪洗面，借口折挂赴月圆。

断弦无法再接续，旧情空劳信使传。

只有当时中夜月，清光同照两人边。

然后将她的诗连同来信一块放在用巾覆盖的箱中，每当看到时，就一连多日寝食俱废，这是因他始终不能忘记旧情啊！商生的友

人山阳的瞿佑知道此事的详情，既以道理劝慰他，又作《满庭芳》词一阙，以显扬这件事。词中的意思是：

天定良姻难凭恃，夫妻离散难再聚。
宫女御沟传红叶，红叶之诗使人凄。
辛勤播下姻缘种，姻缘花开不逢时。
可惜美人失夫主，孤苦伶仃遭人欺。
香花插在粪池里，鲜花凋零变尘泥。
寻妻太晚怨谁人？离乱之世无宁鸡。
橄榄虽熟青如故，杜鹃啼血苦相思。
相邻虽然在咫尺，谁人能救故人妻？
两情欢聚成泡影，离恨难消永无期。
回顾秋香亭上景，双桂衰老叶离枝。
一笔千年相思债，旧欠未了新债积。
可叹时逢乱离世，离散鸳鸯多少只？

词成之后，仍记下了此事的始末，把它附在古今传奇之后。如果多情人看了，那么失身女子、美貌佳人就会遗恨无穷；仗义之士听了，就会象古押衙一样玉成离乱情侣，一显侠士豪情。又怎么知道此事的结果会是这样呢？

翠 翠 传

翠翠，姓刘氏，淮安^①民家女也。生而颖悟，能通诗书，父母不夺其志，就令入学。同学有金氏子者，名定，与之同岁，亦聪明俊雅。诸生戏之曰：“同岁者当为夫妇。”二人亦私以此自许。金生赠翠翠诗曰：

十二阑干七宝台，春风到处艳阳开。

东园桃树西园柳，何不移教一处栽？

翠翠和曰：

平生每恨祝英台，凄抱何为不肯开？

我愿东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树向阳栽。

已而，翠翠年长，不复至学。年及十六，父母为其议亲，辄悲泣不食。以情问之，初不肯言，久乃曰：“必西家金定。妾已许之矣，若不相从，有死而已，誓不登他门也。”父母不得已，听焉。然而刘富而金贫，其子虽聪俊，门户甚不敌。及媒氏至其家，果以贫辞，惭愧不敢当。媒氏曰：“刘家小娘子，必欲得金生，父母亦许之矣，若以贫辞，是负其诚志，而失此一好姻缘也。今当语之曰：‘寒家有子，粗知诗礼，贵宅见求，敢不从命？但生自蓬荜，安于贫贱久矣，若责其聘问之仪，婚娶之礼，终恐无从而致。’彼以爱女之故，当不较也。”其家从之。媒氏复命，父母果曰：“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，吾知择婿而已，不计其他。但彼不足而我有余，我女到彼，必不能堪，莫若赘之入门可矣。”媒氏传命再往，其家幸甚。遂涓日结亲，凡币帛之类，羔雁之属，皆女家自备。过门交拜，二人相见，喜可知矣！是夕，翠翠于枕上作《临江仙》一阕赠生曰：

曾向书斋同笔砚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烛十分春！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尘。

带雨尤云浑未惯，枕边眉黛羞颦。轻怜痛惜莫嫌频。愿郎从此始，日近日相亲。

邀生继和。生遂次韵曰：

记得书斋同讲习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来访武陵春。仙居邻紫府，人世隔红尘。

誓海盟山心已许，几番浅笑轻颦。向人犹自语频频。意中无别意，亲后有谁亲？

二人相得之乐，虽孔翠之在赤霄，鸳鸯之游绿水，未足喻也。未及一载，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，尽陷沿淮诸郡，女为其部将李将军者所掳。至正末，士诚辟土益广，跨江南北，奄有浙西，乃通款元朝，愿奉正朔，道途始通，行旅无阻。生于是辞别内、外父母，求访其妻，誓不见则不复还。行至平江，则闻李将军见为绍兴守御^②；及至绍兴，则又调屯兵安丰矣；复至安丰^③，则回湖州驻扎矣。生来往江淮，备经险阻，星霜屡移，囊橐又竭，然此心终不少懈；草行露宿，丐乞于人，仅而得达湖州。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，威焰赫弈。生伫立门墙，踌躇窥俟，将进而未能，欲言而不敢。阍者怪而问焉。生曰：“仆，淮安人也，丧乱以来，闻有一妹在于贵府，是以不远千里至此，欲求一见耳。”阍者曰：“然则，汝何姓名？汝妹年貌若干？愿得详言，以审其实。”生曰：“仆姓刘，名金定，妹名翠翠，识字能文。当失去之时，年始十七，以岁月计之，今则二十有四矣。”阍者闻之，曰：“府中果有刘氏者，淮安人，其齿如汝所言，识字善为诗，性又通慧，本使宠之专房。汝信不妄，吾将告于内，汝且止此以待。”遂奔趋入告。须臾，复出，领生入见。将军坐于厅上，生再拜而起，具述厥由。将军，武人也，信之不疑，即命立竖告于翠翠曰：“汝兄自乡中来此，当出见之。”翠翠承